

姚国军 / 著



小说 XIAOSHUO
叙事艺术 XUSHI YISHU

群众出版社

姚国军 / 著



小说 叙事艺术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说叙事艺术 / 姚国军著. —北京：群众出版社，
2006.11

ISBN 978-7-5014-3861-7

I. 小… II. 姚… III. 小说—创作方法
IV. I0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4505 号

小说叙事艺术

著 者：姚国军

责任编辑：魏安莉

封面设计：董 睿

责任印制：连 生

出版发行：群众出版社 电话：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：100078

网 址：www.qzcb.com

信 箱：qzs@qzcb.com

印 刷：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：217 千字

印 张：9.25

版 次：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14-3861-7 / G · 63

定 价：18.00 元

群众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，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自序

小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看小说。因家境贫困买不起“闲书”，所以经常收听广播。我往往能够把听过的故事讲述给周围的人。与我家隔了一个门的邻居家有些线装本的“老书”，我经常去看。记得在八九岁的时候，大概是在上小学，读的第一本“老书”就是《水浒传》。当时还不认得“浒”字，总在心里读成“许”。长大以后，看了明代文学家宋濂写的《送东阳马生序》，感觉情形有些相似。宋濂也是把乡里文化人家里的藏书拿来阅读。

进入 21 世纪以来，中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。有人说，当前的时代是“读图时代”。确实，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。大多数人喜欢看的是影像。我觉得不妨称为“V 制品”，比如 VCD、DVD。没有书读的时候，想办法找书来读；有书读的时候，却懒得去读。这是否能够概括当下的社会阅读现状呢？

作家韩少功说过：“写小说是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小说作者与其他一样，经历着即用即废的一次性生命。但小说作者与其他不一样，可以在纸上回头再活一遍，可以让时间停止和倒回，在记忆的任意一个落点让日子重新启动，于是年迈者重历青春，孤独者重历友爱，智巧者重历幼稚，消沉者重历豪迈。”同样，小说读者又何尝不是这种状态！



小说叙事艺术

从我自己来说，我依然对阅读情有独钟。当我看完一篇好的小说以后，我会觉得有种满足感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这是一种境界。试想，当你看完一本好书，走到窗前，眺望远处山坡上开放的野菊花，心情该是多么的怡然自得！当然，爱好读小说的人应该不少。

然而，对于多数读者而言，当你看完一本书，你可能觉得好，但又说不出好在哪里，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”这大概也是读者经常遇到的经验。好的作品能让读者领会到很多东西。读书的精髓其实就是一个字——“悟”。

我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专业教学，对小说进行了多年的研究。在这本书里，我把自己阅读小说的感悟系统化，突出自己的“心得”。在本书上编，我结合作品阐发小说创作中的诸要素。下编则选取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小说作品，对具体文本进行详细分析，力争对小说中的叙事特色有属于“自己的解释”。

中国的学术传统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我不敢狂妄地说这本书已经“成一家之言”，但自己的“体会”还是有一些的。

记得有位科学家说过一句话，大概意思是：他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绩，是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。这句话说得真是正确。不管是一个对人类做出多么大贡献的伟人，他也应该记住，他的成就不是凭空产生的。已有的人类文明成果为后人奠定了基础，所谓“后来者居上”事实上是在前人夯下的根基上的发展。

在日后的学术道路上，我当以此自勉。不求“藏之名山，传诸后人”，但求能为中国的小说研究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。

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！

【上篇】 小说叙事理论

- 第一章：小说的定义 / 3
- 第二章：人 物 / 9
- 第三章：时 间 / 48
- 第四章：空 间 / 65
- 第五章：主 题 / 94
- 第六章：情 节 / 136
- 第七章：语 言 / 164
- 第八章：结 构 / 1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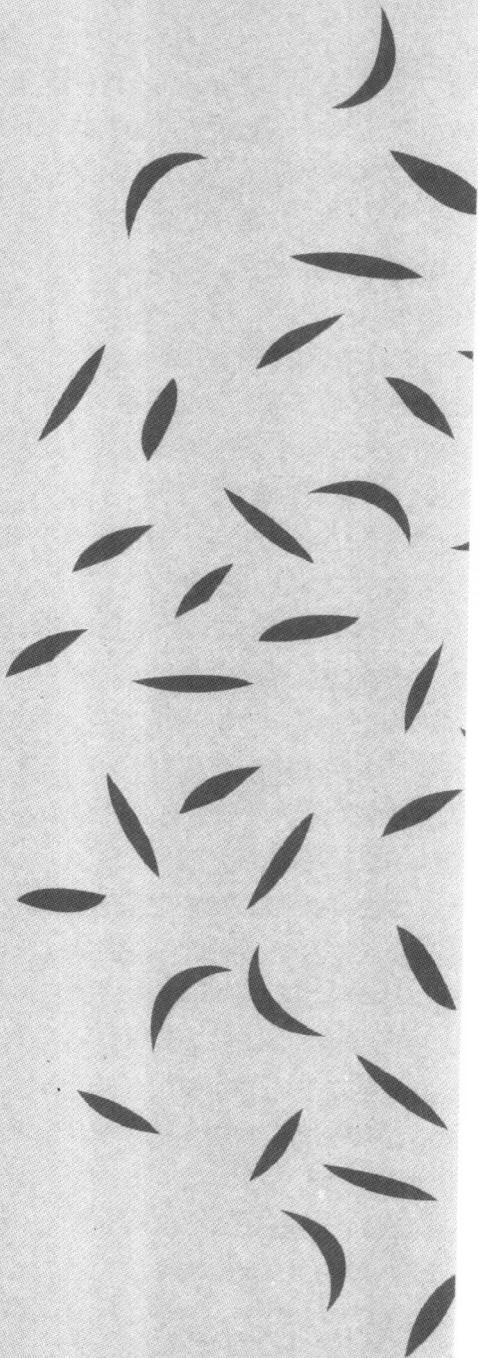
【下篇】 叙事实例分析

- 第一章：近乎无事的悲剧叙事形态 / 231
- 第二章：苦中作乐的喜剧叙事形态 / 239
- 第三章：刷新“历史记忆”的方式 / 248
- 第四章：令人叫绝的婚姻组合 / 254
- 第五章：回归精神原乡 / 259
- 第六章：信息时代的文化符码 / 267
- 第七章：“局外人”还是“局内人” / 273
- 第八章：小人物与大境界 / 278
- 参考文献 / 284
- 后 记 / 286

目 录



【上篇】 小说叙事理论



第一章 小说的定义

第一节 小说的特性

小说是用语言曲折地表现世相人生的艺术。小说最少公式化语言，能够自由自在地再现生活、表现人生、抒发感情。当代小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更是注重个人化表达，贴近现实，逐渐向自我回归，越来越逼近心灵世界。

澳大利亚作家亨利·劳森有一篇微型小说《母亲的伙伴》，写的是发生在剧院门口的“一件小事”。

灯光下，剧院门口的台阶上，坐着一个面容憔悴的妇人。她手里抱着一个孩子，身边站着两个，膝上放着一叠报纸，紧挨脚边的一个雪茄烟盒就搁在人行道上，里面装满了火柴、靴带和领扣。

一位绅士模样的人，从马路对面的“大理石酒吧间”走了出来。他在人行道上站了片刻，看了看表，然后径直向剧院走去。他穿过大街，在走近人行道的时候把手伸进了衣袋里。

“买报，先生？”一个报童叫道，“来哟，先生，有《新闻》，还有《星》。”

但那位“先生”已经注意了台阶上的妇人，并朝她走去。

“买报吧，先生！这里有《星》。”孩子嚷着，一下子闪到他跟前，目光很快地从“先生”脸上转向卖报的女人，他说，



小说叙事艺术

“没关系，先生！都是一样的——她是我母亲……谢谢！”

这篇小说很短，但却有着丰富的意味。作者以敏锐的目光，捕捉住生活中一刹那间发生的事情：街头摆小摊的母子；报童追着一位绅士叫卖——它的情节很简单，一目了然。然而，就在这简单的情节中，准确精微地刻画出主人公报童的内心世界：当一眼看见绅士“把手伸进了衣袋”时，他立即追上去叫卖；当绅士准备买“妇人”的报纸时，他生怕绅士先生因为不买他的报纸而不好意思，立刻用一个巧妙的解释消除绅士的尴尬心理，“没关系，先生，都是一样的，她是我母亲……谢谢！”

这篇小说揭示出世界温情的一面，即小儿子对贫困家庭的支撑。另外，小说还展现出人生残酷的一面，从报童的“善解人意”的举动中，我们可以想象到绅士在左右观望，有些为难。绅士想去买“台阶上的妇人”卖的东西，可能是报纸，也可能是“火柴、靴带和领扣”，总之绅士有可能是想去帮那个“面容憔悴的妇人”。但一个小孩子在前面挡住去路，绅士颇为尴尬，买这个小孩的报纸不是，不买也不是，因为这个小孩子看上去也可怜。我们会产生疑问，为什么绅士不慷慨解囊把小孩的报纸买下呢？或许绅士见到的这种情况太多，救助不起；或许绅士无法判定小孩子是否真正需要救助。总之，绅士没有立刻买小孩的报纸。社会阶层的差异导致了上层绅士的犹豫，也锻炼出下层孩子的聪明。

好的小说就应该巧妙地表现世相人生。

第二节 小说的本质

王安忆说：“小说不是现实，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，这个世



界有着另一种规律、原则、起源和归宿。但是铸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。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。”

上面这段话很有道理，但我认为，小说更是人类运用语言的智慧。小说不同于格式化的公文的显著之处，就是小说要写得活灵活现，具体生动；相对于其他文学上的文体（如诗歌），小说更注重“叙事”。“叙事”有两层含义，第一层是“事”，即什么样的故事；第二层是“叙”，即怎样把这个故事讲得趣味盎然，能不知不觉使读者沉浸其中。我认为第二层更重要，因为如何“叙述”其实就是人类运用语言智慧的过程。同样是一件事，不同的人叙述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我们读完一篇小说，可能说不出它“好”在哪里，但我们在心里说“好”。这就是小说的智慧，“言人所不能言”。

例 1：《空姐的智慧》

某日，在一班长途机上，机长在他的休息时间跑到后面想找一空姐搭讪，而空姐却只想看她的杂志。

机长说：“我们玩个游戏吧。”

空姐嗤之以鼻。

机长又说：“这游戏是这么玩的，我问你一问题，你不会答，你就给我 5 美元，然后你问我一问题，我不会答，我就给你 5 美元。”

空姐又嗤之以鼻。

机长觉得很没趣，然后又加大筹码，“这样吧，你不会答，你给我 5 美元。我不会答，我给你 100 美元。”

空姐放下杂志，盯着机长看了 5 秒钟，然后说：“你问吧。”

机长说：“747 的巡航速度是多少？”

空姐想了一下，掏出 5 美元给机长。然后机长得意地说：“到你问了。”



小说叙事艺术

空姐问道：“3个眼睛，6个鼻子，9条腿，还有尾巴的是什么？”

机长想了半天，掏出100美元给空姐。空姐很从容的收下了。机长觉得很不服气，就追问道：“答案到底是什么？”

空姐又掏出5美元给机长，继续看她的杂志。

小说是语言的游戏。就像上文中的空姐一样，在从容淡定的状态中把机长“引入瓮中”，而且不露声色，反而让你去仔细体会。小说就应该是这样，不把话对你说透，或不给你答案，但你分明领会到“行动”背后的某种答案，或者说是透过字面的含义。

例2：《出版商的智慧》

一位出版商有一批滞销书籍无人问津，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。他拿着一本书去找总统，并且软缠硬磨地征求意见。忙于公务的总统不愿与其纠缠，便回了一句：“这本书不错。”

出版商便大做广告：“现有总统喜爱的书籍出售！”于是这些书籍很快被一抢而空。

不久，再次出现书籍滞销时，这位出版商又拿着一本书去找总统。上了一回当的总统对他说：“这本书实在糟糕透了！”

出版商脑子一转，马上在大做广告：“现有总统先生讨厌的书籍出售！”同样，又有许多人争相购买。

当出版商第三次将书籍送给总统时，总统吸取前两次的教训，为了不给这位狡猾的出版商任何机会，总统先生拒绝对书籍作出任何评价。

不料出版商同样以此大做广告：“一本令总统先生难以下结论的书，难道你不希望了解它吗？”该书居然又被一抢而空。

小说是心灵的智慧。就像上文中的出版商一样，不管总统怎样



小心，仍然掉入出版商的圈套里。出版商的聪明之处，就在于巧妙运用总统的“话语”，推“陈”出新，在平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不平常的意义。小说就应该不断翻出新意，让读者防不胜防。

从上面两例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小说就是要写出“人人胸中所有，人人笔下皆无”的故事。小说与我们的距离是“说远也远，说近也近”。我们感觉小说似乎身边俯拾即是的人间万象，但它又显得遥不可及，“非一般人所为”。在“平常”中写出“不平常”，或者在“不平常”中写出“平常”，这大概就是小说的本质。

第三节 小说观念的演变

“小说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庄子外物》：“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亦远矣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用“琐屑之言”来追求美好的名声，不是“道术所在”。

班固在《艺文志》中说：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‘道听途说’者之所造也。”班固的意思是，所谓“小说”，就是指篇幅短小，题旨低微、带传闻性的记述。写小说的都是身份低微的下层人。

中国古代文人观念认为小说不合大道，是“从残小语”（桓谭《新论》），“假语村言”（曹雪芹《红楼梦》）。一是言者小，为庶民；二是所言者小，都是道听途说；三是作用小，不能经世致用。

事实上，能够实现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人”的却往往是那些伟大的小说家，比如以一部《红楼梦》流芳百代的曹雪芹。

说到这里，必须要提一个思想家，就是清末的梁启超。梁启超颠覆了古代小说观念，提出小说界革命。梁启超在其“小说界革命”理论中，重新审视小说的性质和功用，认为小说具有新道德、新宗教、新政治、新风俗、新学艺、新人心、新人格的巨大作用，可以开导民智，变革社会，因此，“故今日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说界革命始。”他



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说过：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故欲新道德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说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说；欲新风俗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学艺，必新小说；乃至欲新人心，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说。何以故？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。”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，改变传统的小说观念，建构新的中国小说创作和批评理论。小说一是给人以理想，“常导人游于他境界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”；二是给人以知识，使人对其“所怀抱之想象，所经历之境界”，知其然，亦知其所以然；三是教育人的作用，认为小说有支配人道的四种力，即熏、浸、刺、提。熏，即熏陶，是指小说的潜移默化的力量；浸，即“浸入其内”，指小说的艺术感染力；刺，是指小说给人的刺激讽谕；提，是指读者自化其身“入于书中，而为其书之主人翁。”

梁启超还说过：小说“其最受欢迎者，则必其可惊、可愕、可悲、可感，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，抹出无量眼泪者也”，具有丰富的表情作用；“常导人游于他境界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”，“有人焉和盘托出，彻底而发露之”，前者归之为“理想派小说”，后者归之为“写实派小说”，从而为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更新打开了一扇现代之门。

第二章 人物

第一节 人物的分类

关于小说人物的定义，福斯特认为，小说人物大致可以分为“扁形”和“圆形”两种。所谓“扁形人物”，就是“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者特性而被创造出来的”，“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”的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”，包括《堂吉诃德》中被夸张了某些特点的“17世纪性格人物”，也包括威尔斯政治小说中的概念人物，以及狄更斯笔下那些“既不枯燥乏味，又显现人性的深度”的人物。与“扁形人物”形态相对应的是“圆形人物”，即“不能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的”“像真人一样复杂多面的人物”。福斯特列举的“圆形人物”有：《名利场》中的蓓基·夏普，《包法利夫人》中的包法利夫人，《战争与和平》中的所有主要人物，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。应该说，福斯特提出的这两种人物划分有启发意义。但具体在创作中并不仅限于这两种。

马振方根据福斯特的理论提出了小说中的三种人物形态，“扁形人物”、“圆形人物”、“尖形人物”。按照马振方的理论，“尖形人物”就是非圆非扁的人物，即“如果用一句话或一个词语概括的并非人物的全部特征，而只是其最突出的特征；如果这种特征的强度不仅远远超过这个人物的其他特征，而且明显



地超过生活中人的同类特征。换句话说，这种特征不是一般的‘突出’，而具有某种超常性，因而带有不同程度的漫画化色彩和类型性特点，那么，这种人物就是尖形人物。……至于现实主义作品，只有讽谕性人物（如阿Q、葛朗台等）是尖形的，严肃的悲剧、正剧人物一般都是圆形的。”

举例来说，张天翼的《华威先生》中的主人公华威先生是一个政客形象。他只对“抗日领导权”感兴趣，而对抗日的实际工作不感兴趣。作者注意选择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加以夸张。

“我的意见很简单，只有两点，”他舔舔嘴唇，“第一点，就是——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。而是相反，要加紧工作。这一点不必多说，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，你们都能热心工作。我很感谢你们。但是还有一点——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，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。”

他又抽了两口烟，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。这就又刮了一根洋火。

“这第二点呢就是：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。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，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。青年是努力的，是热心的，但是因为理解不够，工作经验不够，常常容易犯错误。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，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。”

瞧瞧所有的脸色，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——表示一种微笑。他往下说：“你们都是青年同志，所以我说得很坦白，很不客气。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，没有什么客气可讲。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。我很感激你们。好了，抱歉得很，我要先走一步。”

小说采用“漫画式”手法突出了华威先生“最突出的特



征”，可以说华威先生是个“尖形人物”。

应该说，马振方提出的“尖形人物”是理论概念上的一次突破，但问题出来了，依马振方的解释，“只有讽谕性人物”才是“尖形人物”，难道“严肃的悲剧、正剧人物”就没有“尖形人物”吗？

以刘恒《狗日的粮食》为例，小说写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“换”来了一个长着瘦袋的丑陋女人。为了能弄到粮食，“瘦袋”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，遍挖鼠洞寻找粮食，与动物争食；不顾村人议论偷窃庄稼果实，或为了一个葫芦不惜与邻居反目为仇，与人争食。所有这一切，最终的目的就是“保证家里不饿死人”。严酷的生存条件决定了“瘦袋”对粮食超乎寻常的爱。因此，当她不小心把购粮凭证丢失以后，她遇到的是比常人更沉重的打击，以至于临死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“狗日的！……粮食……”。她的生命就是为了粮食而准备的，她的生命过程也是为了粮食而展开的。粮食其实已经成为生存的代名词。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，一切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都失去了意义。“瘦袋”为了生存，可以不顾脸面偷拿公家的嫩棒子、谷穗子……也可以撕破脸皮强占邻家的南瓜、葫芦，但就是一纸购粮证要了她的命。

“瘦袋”最突出的特征就是“爱粮食”，爱到死去活来的程度。她的命运可以概括成“为粮食生，为粮食死”，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也应该算得上是“尖形人物”，但她的命运却是一场悲剧。

在创作中，我认为应该包含两类人物，即性格单一化的人物和性格多元化的人物。性格单一化的人物就是人物性格只有一种特征，并且缺少变化，让人感觉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，比如《西游记》中的唐僧。性格多元化的人物就是有多种特征，并且有适当的变化，比如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。同是一部小说中的人物，孙悟空比唐僧更多人间气，就是因为孙悟空的性格多元化。